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誠齋集卷一百十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陳若霖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宋枋遠

謄錄監生臣朱上林

誠齋集卷一百十六

宋 楊萬里 撰

傳

張魏公傳

張浚字德遠漢之綿竹人唐宰相九齡弟九臯之後祖紘嘗舉茂材異等父咸舉進士復擢賢良方正異等浚四歲而孤母計守志鞠養雖幼行直視端儼如成人識

者知為遠器甫冠入太學中政和八年進士第調山南府士曹叅軍恭州司録靖康改元名除太常寺主簿張邦昌僭竊浚逃太學中洎聞高宗皇帝即位南京星馳赴焉除樞密院編修官虞部員外郎擢殿中侍御史遷侍御史嘗一日因奏事少閒高宗曰朕於直言容受不諱近有河北武臣上書詆毀朕躬亦不加罪浚請宣布中外以勸言者時乘輿在維揚久之中外竊議以為上將安居焉者浚言中原天下之根本願下明詔令葺東

京闕陜襄禦以待巡幸大拂宰相意請補外除集英殿修撰知興元府未行擢禮部侍郎高宗名之諭曰卿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朕將有為政如欲一飛冲天而無羽翼卿為朕留浚頓首泣謝除御營使司參賛軍事浚念敵騎必至而廟堂不為備力言之於宰相黄潛善汪伯彦皆笑不答三年春敵果犯維揚而來輿渡江行幸錢塘留朱勝非呂門禦敵以浚同節制平江府秀州江陰軍軍馬已而勝非召赴行在浚獨留時潰兵數萬所至焚

剽浚散金帛招集事甫定會三月五日苗傅劉正彦作亂脅立皇子奉隆祐皇太后垂簾同聽政高宗乃退處睿聖宫改元明受赦至平江浚命守臣湯東野秘不宣傅等以檄來浚慟哭召東野及提㸃刑獄趙哲謀起兵討賊時傅等以張俊為秦鳳路總管將萬人自中途還浚念昔高宗遇俊厚而俊純實可謀大事握手泣語之故俊亦哭浚曰浚起兵問罪俊喜再拜因犒其師吕頥浩在建康劉光世在鎮江浚以書約其兵來會傅正

彥等脅朝廷召浚詣行在所浚奏張俊軍驟還宜少留慰撫之因命俊分精甲二千扼吳江即上疏請復辟仍以奏草報諸路又令蜀人馮轓持書往諭傅等俄除浚禮部尚書命將所部人馬詣行在所浚復言不可離平江肰會韓世忠舟師抵常熟張俊喜曰世忠來事濟矣亟以白浚以書招之世忠至相對痛哭世忠曰願與張俊身任之因大犒俊世忠將士浚呼諸將校至前抗聲問曰今日之舉孰逆孰順衆皆曰賊逆我順浚又曰若

浚此事逆天悖人可取浚頭歸苗傅等不然一有退縮
悉以軍法從事衆莫不感憤浚令世忠奏以兵歸闕而
密戒其急至秀據糧道以伺軍至浚又恐賊急邀遏乘
輿入海遣官屬募海舟皆集傅等遣大兵駐臨平浚為
蠟帛書募人持付臨安守臣康允之等俾勿驚動乘輿
韓世忠至嘉禾稱病不進日造攻具傅正彦等大𢙣亟
除俊世忠節度使謫浚黄州團練副使郴州安置俊世
忠皆拒不受二十四日吕頤浩劉光世踵至二十七日

乃傳檄中外浚率諸將相繼以行傳等聞師且至憂恐不知所出馮輶以浚意說宰相朱勝非率百官請復辟四月二日浚至嘉禾奉復辟手詔三日進次臨平傳正彦逆黨屯距不得前世忠等搏戰大破之傳正彦脫身遁是夕除浚知樞密院事翌旦浚與頤浩等入見伏地涕泣待罪高宗乃再三問勞曰曩在睿聖兩宮隔絶一日朕方啜羮小黄門忽傳我太母之命言不得已貶卿郴州朕不覺羮覆於手今其迹尚存念卿被謫此事誰

任留浚引入後殿過宫庭謂曰皇太后知卿忠義欲識卿面適垂簾見卿過庭矣解所服玉帶以賜傅正彦既敗走閩中浚命世忠以精兵躡之並獲於建安檻以獻與其黨皆伏誅時乘輿方經理東南顧關陜之重未有所付浚亦以中興之功當自關陜始慨然請行詔以浚為川陜宣撫處置使命以便宜黜陟將御營平寇將軍范瓊擁衆自豫章來朝浚疏其通敵從偽之罪呂頤浩請留浚委以誅瓊而後行在道屢上言於高宗願體乾

之剛以大有為謹左右之微而杜其隙聽言之道在親君子而遠小人責大臣以身任國事高宗皆手書嘉納焉先是高宗嘗問浚大計浚請身任陝蜀之事置幕府於秦川別屬一大臣與韓世忠鎮淮東令呂頤浩扈蹕來武昌從以張俊劉光世與秦川相首尾議既定浚行未及武昌而頤浩變初議浚以十月抵興元時敵已陷鄜延驍將羅索貝勒引大兵渡渭犯永興諸帥莫肯相援浚至甫旬日即行關陝問風俗斥奸贓搜豪傑諸帥

聽命諜告敵將寇東南浚即命諸將整軍向敵使羅索不得下已而敵果入寇渡江四年二月浚治兵入衛未至襄漢遇德音知敵北歸乃復還請幸關陜為定都大計是月敵益兵欲必取環慶浚率諸將極力捍禦敵勢屢挫時聞烏珠獨在淮西浚懼其復擾東南謀為牽制之舉浚之始行也高宗命浚三年而後用師至是詔浚以時進討浚遂合五路之師以復永興敵大恐急調大帥烏珠等由京西來援九月大戰於富平涇原帥劉錡

身率將士薄敵陣殺獲頗衆會環慶帥趙哲擅離所部
哲軍將校望見塵起驚遁諸軍亦退浚斬哲以狥退保
興州命吳玠聚涇原兵於鳳翔和尚原守大散關以斷
賊路命關師古等聚熙河兵於岷州大潭命孫渥賈世
方等守階成鳳以固蜀口敵輕兵至輒敗浚上疏待罪
高宗手書慰勉焉紹興元年五月敵將烏嚕親統大兵
來攻和尚原吳玠來險擊之連戰三日敵大敗走八月
烏珠復合兵來寇九月親攻和尚原吳玠及其弟璘邀

擊復大破之烏珠僅以身免祝鬚髯而遁制加通奉大夫尋拜檢校少保定國軍節度使賜手書遣中使宣旨浚遣兄滉及屬官奏事行在所高宗深喜恩意有加浚在關陜三年以新集之軍當方張之敵早夜訓輯以劉子羽為上賓子羽忠義有才畧任趙開為都轉運使開善理財治茶鹽酒法方用兵調度百出而民不加賦擢吳玠為大將守鳳翔玠每戰輙勝先是將軍曲端逐其帥王庶而奪之印又不受節制富平之役其腹心張忠

彥等降敵端與知之浚送端獄論死西北遺民聞浚威德歸附日衆於是全蜀按堵且以形勢牽制東南江淮亦賴以安然浚承制黜陟悉本至公雖鄉黨親舊無一毫假借於是士大夫有求於幕府而不得者謗浚殺趙哲曲端爲無辜而任劉子羽吳玠趙開爲非是朝廷疑之三年春遣王似副浚會金大帥薩里罕及劉豫叛黨聚大兵數萬衆入寇破金州奪饒風嶺先是浚命劉子羽爲興元帥至是子羽約吳玠同守三泉守禦甚固敵

至金牛知三泉有備又聞子羽遣銳師襲巳懼而引退
王師掩擊其後斬馘及墮溪谷死以數千計浚聞王似
來求觧兵柄呂頤浩朱勝非不悅浚日毁之詔浚赴行
在所浚力丐外補高宗弗之許四年二月浚至御史中
丞辛炳率同列劾浚誣以危語六月以本官提舉臨安
府洞霄宫居福州浚知敵既無西顧憂必併力窺東南
而朝廷已議講觧乃極言其狀是歳九月劉豫之子麐
果引金大兵由數路入寇高宗乃思浚前言之驗策免

宰相朱勝非而叅知政事趙鼎請幸平江及名浚以
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名既入見復除知樞
院事我高宗親書降詔辯浚前誣仍牓朝堂浚既受
即日赴江上視師時烏珠擁兵十萬於維揚浚遂亦
臨江名大將韓世忠張俊劉光世與議且勞其軍留
江節度之烏珠聞浚至一夕遁去高宗遣中使趣浚
行在所五年二月除宣奉大夫尚書右僕射同中書
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而趙鼎除

僕射浚與鼎同志輔治務在塞倖門抑近習以正原
書王朴平邊策以獻之高宗還臨安浚留相府未閱
復出江上勞軍至鎮江名韓世忠諭以上旨使舉軍
屯楚州以撼山東世忠即日渡江巨寇楊么據洞庭
朝廷屢命將攻之不克浚自請以盛夏乘其怠討之
至醴陵釋邑囚數百人乃楊么遣為諜者給以文書
分示諸砦諭以早降皆驩呼而往五月至潭遣岳飛
兵屯鼎澧益陽賊魁相繼請降衆二十餘萬浚一以

資 畧 命 驅 鎮 赴 門 左

信撫之七月湖寇盡平遂奏遣岳飛之軍屯荆襄以圖
中原自鄂岳轉淮東會諸將大議防秋之宜會高宗遣
中使賜書促歸制除浚金紫光禄大夫浚力辭不拜請
以其恩封其母十月至行在所高宗勞問之曰卿暑行
甚勞然湖湘羣盗既就招撫以成朕不殺之仁卿之功
也親書周易否泰卦以賜浚言自古小人之陷君子必
以朋黨爲言夫君子引其類而進志在於天下國家而
已其道同故其趨向亦同何朋黨之有焉小人則不然

本月前叛行俾分誠

更相推引本圖利祿而已或故為小異以彌縫其事或表裏相符以信實其言人主於此何所決擇哉原其用心而已臣嘗考泰之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而象以為志在天下國家非以為身故也否之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而象以為志在君則君子連類而退蓋將以力行善道而未始忘憂國愛君之心焉觀二爻之義而攷其心則朋黨之論可以不攻而自破矣臣又觀否泰之理起於人君一心之微而利害及於天下方其一念之正

浸而爲陽泰自是而起矣一念之不正浸而爲陰否自是而起矣陛下能日新其德正心於上臣知其可以致泰矣畀時天道悔禍幸而康寧願陛下常思其否焉又言今日之事雖有可爲之幾而其理未有先勝之道蓋不在於交鋒接戰之際而在得天下之心是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心念之間一毫有差四海共知今使天下之人皆曰吾君孝悌之心寢食不忘父兄則當思其爲陛下雪仇恥矣皆曰吾君之朝君子在位小人併去侍

御僕從罔非正人則有才智者悉思盡其力矣皆曰吾君棄珠玉絶玩好賞不予幸而惟以予功則上下知勸矣以至吾君言動舉措俱合禮法至誠不倦上格於天則望教化之可行矣如是則將帥之心日以壯士卒之心日以奮天下百姓之心日以歸敵國聞陛下之盛德知中國之理直氣壯則志喪陛下何為而不成乎不然疑似之心毫髮著見隙見於此則心生於彼天下之人口不敢言而心敢怨異日事乖勢去禍亂立作以致禍

致難起戎起兵前日明受之變大逆之徒陳兵闕下旁有他辭其監不遠也爲人上者其可不兢畏戒懼耶又言聽雜則易惑多畏則易移以易惑之心行易移之事終歸於無成而已是以自昔人君修己正心惟使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持剛健之志洪果毅之姿爲所當爲曾不他卹陛下聰明睿知灼知古今苟大義所在斷以力行夫何往而不濟乎臣願萬幾之暇保養天和澄靜心氣庶幾利害紛來不至疑惑以禍天下名對便殿

問所宜為浚既面奏復條例以進號中興備覽凡四十有一篇高宗嘉歎置之坐隅浚以敵勢未衰而叛臣劉豫復據中原請視行邊塞部分諸將六年正月至江上牓豫僭逆之罪命韓世忠據承楚以圖淮揚命劉光世屯合肥以招北軍張俊練兵建康進屯盱眙命楊沂中領精兵為後翼以佐俊命岳飛進襄陽以窺中原時高宗遣使賜御書裴度傳浚奏請來興以秋冬幸建康浚復渡江遍撫淮上諸戍七月詔促浚入覲八月至行在

所時張俊軍已進屯盱眙岳飛遣兵入偽地至蔡州浚復力趣建康之行知乘輿九月朔進發浚先往江上劉豫及其姪猊挾金來寇浚以書戒劉光世令進擊又令楊沂中往屯濠梁劉麟渡淮南涉壽春逼合肥張俊請益兵劉光世欲引兵退保趙鼎及僉書樞密院事折彥質移書抵俊欲名岳飛兵速東下又乞請高宗親書付浚欲俊光世沂中等退師為保江之計浚奏俊等渡江則無淮南而長江之險與敵共矣淮南之屯正所以屏

蔽大江向若叛賊得據淮西江南其可保乎又岳飛一
動則襄漢有警復何所制耶高宗手書聽浚楊沂中以
十月抵濠州浚聞劉光世舍廬州而南疾馳至采石令
光世之衆渡江者斬光世聞浚來大恐即復駐軍與沂
中接連劉猊分麾兵之半來攻沂中大破猊於藕塘猊
僅以身免麾拔柵而遁去高宗遣內侍賜浚端硯筆墨
刀劍犀甲且召浚還至平江班見高宗謂曰却賊之功
盡出卿力時鼎等已議回蹕臨安浚奏天下之事不倡

則不起三歲之間陛下一再進撫士氣百倍今六飛一
還人心解體矣高宗幡然從浚計十二月趙鼎出知紹
興府浚獨輔相以親民之官治道所急而比歲内重外
輕遂條具郡守監司省郎館閣出入迭補之法又以災
異奏復賢良方正科皆從之七年正月以去冬却敵之
功制除特進浚懇辭先是禄令成書加金紫光禄大夫
浚辭不獲即求流貶兄滉至是高宗乃謂浚曰卿每有
遷除辭之甚力恐於君臣之義未安浚乃奉詔問安使

何鱗歸報我徽宗皇帝與寧德皇后俱上仙高宗號慟擗踴哀不自勝浚奏天子之孝與士庶人不同必思所以承宗廟奉社稷者今梓宫未返天下塗炭願陛下揮涕而起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乞降詔諭中内高宗命浚草以進其辭哀切又請命諸大將率三軍發哀成服中外感動矣乘輿發平江至建康幾事叢委浚獨身任之人情賴浚以安每見必深言仇恥之大至反復再三高宗未嘗不改容流涕惟時高宗方厲精克已戒飭宫庭

內侍無敢越度事無巨細必以咨浚賜諸將詔旨往往命浚草之四方災異浚必以聞祥瑞皆抑不奏劉光世在淮西軍無紀律浚奏其狀高宗遂罷光世而以其兵屬督府浚命參謀軍事兵部尚書呂祉往廬州節制浚又自往勞之人情初無他而密院以握兵為督府之嫌奏乞置武帥乃以王德為都統制即軍中取酈瓊副之浚歸奏其不然瓊亦與德有宿怨自列於御史臺乃更命張俊為宣撫使楊沂中劉錡為制置判官以撫之未

戎之議金遣
年正月高宗
願因權以制
海道舟檝利
大治海舟至
務必親訟清
講學閩人化
度使充萬壽

至瓊等舉軍叛執殺呂祉以歸劉豫浚引咎求去位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先是浚遣人持手榜入偽地間豫會瓊等叛去浚復遣間持蠟書遺之大抵謂豫已相結約故遣瓊等降金疑豫遂廢之臺諫交章詆浚旋落職以朝奉大夫秘書少監分司西京居永州於是趙鼎復相而乘輿自建康還臨安九年二月以赦復宣奉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除資政殿大學士起知福州兼福建路安撫大使時秦檜得政始決和

制封浚和國

又以天中節

臺諫交章論

二十年九月

若無能者而

浚者必咨嗟

每使至金

之語蓋憚浚

使來以詔諭爲名浚前後五上疏爭之十
特遣中使撫問時敵敗盟復取河南浚奏
變繼聞淮上有警連以邊計奏知又條畫
害甚眩悉髙宗嘉浚之忠遣中使奬諭浚
千艘爲直指山東之計以俟朝命在郡細
事簡山海之冦招捕無餘間引秀士與之
之十一年十一月除檢校少傅崇信軍節
覲使免奉朝請十二年我太母鑾輅來歸

公十六年彗出西方浚上疏力論時事浚
手書尚書無逸篇以進爲賀秦檜大怒令
浚以特進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居連州
徙永州浚去國至是已二十年退然自脩
天下士無賢不肖莫不傾心武夫健將言
太息至小兒婦女亦知天下有張都督也
主必問浚安在先是金載書有毋易大臣
復用也於是檜令臺臣王珉徐嚞毋彈事

必及浚至謂浚爲國賊欲必殺之又令張柄知潭州吕錫爲湖南提舉以圖浚又令張常先爲江西轉運判官治張宗元獄株連及浚又捕趙鼎子汾下大理獄令自誣與浚及李光胡寅等謀大逆一時賢士檜所惡者凡五十三人皆與焉會檜死而高宗始親庶務復浚觀文殿大學士判洪州浚時喪母將歸葬浚念天下事二十年爲和議所移邊備蕩弛且聞完顔亮簒立勢已驕悍浚憂之自以大臣義同休戚不敢以居喪歸蜀會星變

詔求直言浚慮敵數年間其決生隙用兵而吾方信敵
蕩然莫備乃復言願法湯武事葛事狄之心用勾踐事
吳之謀以和為權鑒石晉之事契丹以和致敗大臣沈
該万俟卨湯思退見之大怒以為敵初未有釁而浚所
奏乃若禍在年歲者或笑以為狂臺諫湯鵬舉凌哲論
浚歸蜀恐摇動遠方詔復居永州服除落職以本官奉
祠庚辰秋冬朝廷聞金有異志中外表疏請還浚相位
者不絕三十一年春命浚自便浚歸至潭州奉欽宗諱

號慟不食又聞敵有嫚書不勝痛憤上疏請早定守戰之策未已而亮兵大入中外震動十月復浚觀文殿大學士判潭州時敵騎充斥兩淮王權兵潰劉錡兵退歸止鎮江遂命浚判建康府兼行宫留守浚被命即首途至岳陽遇大雪亟買小舟冒風濤而下時道途之言傳聞日異中外危懼長江無一舟敢行北岸者浚不少顧過池陽聞亮死然餘衆猶二萬屯和州李顯忠兵在沙上浚渡江犒之一軍見浚驩呼增氣敵惴恐即遁去浚

至建康懇請乘輿亟臨幸開已進發乃督官屬儲偫以須不半月而辦軍民恃以安三十二年正月高宗既至建康浚迎見道左衛士見浚咸以手加額乘輿入行宫首見浚浚言國如身也元氣充則外邪逺朝廷元氣也用人才修政事治甲兵惜財用皆壯元氣之道也高宗嘉納之已乘輿還臨安將行勞浚曰卿在此朕無北顧之憂矣四月命浚經理兩淮仍兼節制建康鎮江府池州江陰軍屯駐軍馬時敵兵十萬圍海州浚命鎮江都

統張子蓋往救大破敵衆浚以軍籍凋寡請招集忠義來歸之人及募淮楚壯勇之士以充弩手未幾成軍又謂敵長於騎我長於步衛步莫如弩衛弩莫如車乃令陳敏專制弩治車且請東屯盱眙楚泗以扼濟西屯濠壽以扼渦潁外可以塞敵師之糧道内可接大兵之氣勢益募福建之海舟由東海以窺東萊由清河以窺淮陽張子蓋自鎮江來謁浚與圖取山東之計奏乞益以精甲俾屯淮上今上即位浚首言建康行宫當罷工役華

采之事詔從之葢上自藩邸熟浚德望臨朝之初顧問大臣咨嗟歎息名浚赴行在所賜手書未至國門遄趣三四既入見上改容曰久聞公名今朝廷所恃唯公賜坐降問再三浚言人主以務學為先人主之學以一心為本一心合天何事不濟所謂天者天下之公理而已人主之心一為嗜欲私溺所亂則失其公理矣必兢業自持使清明在躬則賞罰舉措無有不當人心自歸強敵自服矣上竦然曰當不忘公言又言今日當如創業

之初每事以我藝祖為法自一身一家始以率天下浚見
上天錫英武力陳和議之非勸勉上堅志以圖事制除
浚少傅江淮東西路宣撫使節制建康鎮江府池州江
陰軍屯駐軍馬進封魏國公薦陳俊卿為判官復往江
上翰林學士史浩欲城瓜洲采石下浚議浚謂不守兩
淮而守江干是示敵以削弱之形怠軍戰守之氣一有
緩急誰肯守淮者不若先城泗州浩既為參知政事浚
所規畫浩必沮撓如不賞海州之功沮死驍將張子蓋

散遣東海舟師皆浩之為也先是浩遣張掄使金回見浚具言金不禮我使狀且令稱陪臣浚請不當復遣使而浩議遣使報金以登寶位浚請毋庸遣竟遣金責舊禮不納而還至十一月上名俊卿及浚子栻赴行在所浚請臨幸建康以動中原之心用師淮堧進舟山東以遥為吳璘德順之援上既見俊卿等問浚動靜飲食顏貌曰朕倚魏公如長城不容浮言搖奪遼將斡罕起兵攻金為所滅其驍將蕭扎巴耶律适里自海道來降浚

請厚撫之詔浚擬官以聞金以十萬衆屯河南聲言窺
兩淮浚以大兵屯盱眙泗濠廬敵不敢動弟文移索海
泗唐鄧商州及歲幣浚言敵詐不當為動卒以無事隆
興元年正月制除樞密院使都督建康鎮府池州江陰
軍江屯駐軍馬時金將萬户富察圖們反其知泗州大
周仁屯虹縣都統蕭玘屯靈壁浚謂至秋必為邊患當
及時掃蕩會主管殿前司李顯忠建康都統制邵宏淵
亦獻擣二邑之策浚具以上聞上手書報可三月召浚

赴行在所浚中道上疏謂廟勝之道在人君正身以正
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今德政未洽
宿弊未革揆之廟勝深可疑者願發乾剛奮獨斷晝循
太祖與太宗之法制上謂浚當先圖兩城邊患既紓弊
以次革乃命李顯忠出濠州趨靈壁卲宏淵出泗州趨
虹縣浚自往臨之以軍事利鈍難可必乞上以諸葛亮
建興六年所上奏置之座右又以上詔旨出牓軍前慰
安百姓李顯忠至靈壁敗蕭琦卲宏淵圍虹縣降徒穆

周仁乘勝進克宿州中原震動歸附者日至上手書曰
近日邊報中外鼓舞數十年來無此克捷浚恐盛夏人
疲急召顯忠等亟還師而上亦戒諸將以持重皆未達
其副元帥赫舍哩志寧率兵至顯忠與戰連日未決諜
報敵益兵將至顯忠等信之夜引歸敵亦觧去時浚在
盱眙去宿不違百里傳言敵且至浚亟北渡淮入泗州
城撫歸士已乃還維揚上疏待罪上賜手書撫勞浚復
奏曰今日之事明罰為本罰之所行當自臣始上賜手

書報從其請降授特進更為江淮宣撫使宿師之還士大夫主和議者非議百出上乃又賜手書曰今日邊事倚卿為重卿不可以畏人言而懷猶豫前日舉事之初朕與卿獨任之今日亦須朕與卿終之蘄遣内侍勞浚浚留真揚大餉兩淮守備是時師退未幾人不自保浚徙家維揚衆情始定於是浚又第諸將乞以決行罰命魏勝守海州陳敏守泗州戚方守濠州郭振守六合治高郵巢縣兩城為大兵形勢脩治關山以扼敵衝聚水

軍淮陽馬軍壽春由是兩淮守備寖固矣上復名栻奏事浚言自古有為之君必有腹心之臣相與協謀同志以成治功不使浮言異議得以動揺今邉隅㡯定軍旅㡯整而臣以狐蹤跋前疐後動輒掣肘陛下將安用之因乞骸骨歸上覽奏謂栻曰雖乞去之章日至朕决不許朕待魏公有加不為浮議所惑也上對近臣未嘗名浚獨曰魏公每遣使來必令視浚飲食多寡肥瘠何如八月有旨復浚都督金元帥僕散忠義貽書三省密院

欲索四郡及歲幣且云今兹治兵决在農隙浚言敵强則來弱則止不在和與不和時朝廷欲謝遣未歸之人其已至者悉加禁切浚言陛下方務恢復乃於降者而首疑之時湯思退為右相急於求和遂遣盧仲賢持書報金浚言仲賢小人多妄不可委信已而仲賢果以許四郡辱命朝廷復建遣王之望為通問使龍大淵副之浚爭不能得未幾名浚赴行在奏事至鎮江以論議不合乞罷機政上即賜手書報以面議既入見上上諭浚

以欲專委任之意浚復力陳和議之失算上為止誓書留使人而令通書官胡昉楊由義先往諭敵以四郡不可割之意於是之望大淵且待命境上而上與浚密謀若金帥必欲得四郡當追還使人罷和議十二月制拜浚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都督如故思退為左僕射上親書聖主得賢臣頌以賜金械繫胡昉等上聞之諭浚曰和議之不成天也自此事當歸一矣二年三月始議以四月進幸建康浚又言當詒之

望等還都上從之幸建康之議思退初不與聞大駭力爭乃與其黨密謀爲陷浚計俄詔浚行視江淮自浚受任督府且將三年講論軍務不遑寢食所招來山東淮北忠義之士以實建康鎮江兩軍凡萬二千餘人萬弩營所招淮南壯士及江西羣盜又萬餘人要害之地城堡皆築其可因水爲險者皆積水爲堰置江淮戰艦諸軍弓矢器械悉備兩年冬敵屯重兵十萬於河南爲虛聲脅和有刻日決戰之語將士望敵至成大功而敵亦

知吾有備卒不敢動及是浚又以宰相來撫諸軍將士踴躍思奮啟聞浚來亦檄宿州之兵歸南京沿邊清野以俟淮北來歸者日不絶山東豪傑悉願受節度浚又以蕭琦契丹望族沈勇有謀欲令琦盡統契丹降衆且以檄喻契丹敵益懼思退乃令王之望盛毀守備以為不可恃又令尹穡論罷督府宣力屬官馮方又論浚費國用不貲又論浚奏留張深守泗不受趙廓之代為拒命又論乞罷浚都督浚亦請觧督府詔從其請言者詆

浚愈力左司諫陳良翰侍御史周操力言浚不當去國
上謂良翰曰當今人才孰踰魏公卿宜徧諭侍從臺諫
使知悉朕意浚留平江上章乞致仕者八上察知其誠
欲令其去四月制除浚少師保信軍節度使判福州朝
廷遂決棄地求和之議矣浚懇辭恩命改除醴泉觀使
行次餘干以家事付兩子曰吾嘗相國家不能恢復中
原盡雪我祖宗之恥即死不當歸葬先人墓左葬我衡
山足矣八月二十二日寢疾後七日呼子栻等於前問

國家得無棄四郡且命作奏乞致仕而薨訃聞上為震
悼輟視朝兩日贈太保後五年上益追思浚忠烈加贈
太師賜謚忠獻浚自幼即有濟時志不觀無益之書不
為無益之文孜孜求士尚友以講明當世之故在京城
中親見我二帝北狩皇族係縲生民塗炭誓不與敵俱
存艱難危疑人所畏避則以身任之不以生死動其心
南渡以來士大夫倡為和戎之説浚獨以敵未滅為念
晚志益確雖不克就然表著天心扶持人紀使天下知

有君臣父子之道論事於上前必以人君當正心務學修德畏天至誠無倦為先紹興間力挽耆儒寘之講筵至隆興罷政猶惓惓勸勉上講學紹興之日食隆興之飛蝗率上疏請修德以弭變又以儲副為天下本自在川陜即上疏乞選養宗室之賢及為相復陳宗廟大計及資善堂建皇子出就傅又薦朱震范仲充訓導之選每以東南形勢莫重建康人主居之北望中原常懷憤惕若居臨安內則易以安肆外則難以號召中原故自

紹興至隆興屢以遷章為言稟性至公嘗劾李綱以私意役從臣宋齊愈罷其政及大赦綱貶海外獨不原浚為請得内徙韓世忠軍士剽掠浚嘗奏奪其觀察使及視師淮上獨稱世忠忠勇可以大事凡浼以才學素為高宗所知賜進士第後省公議其輔政以人才為急與趙鼎當國多所引擢從臣朝列皆一時之望人號為小元祐至隆興初首薦論事切直挫折不撓者數十人及再相又薦虞允文汪應辰王十朋劉珙等皆一時名士

後多至執政侍從尤善於撫御將帥而知其才始在關陜吳玠吳璘由行間識擢卒有大功於蜀劉錡晚出浚一見奇之即付以事任歸薦於朝卒克成顺昌之奇功高宗嘆息謂浚知人其他若楊政田晟王宗尹王彦後皆為名將大抵浚之用心以致君堯舜之道為已任以春秋復仇之義為已責以未恢復祖宗之境土為已憂議者謂其論諫本仁似陸贄其薦進人才似鄧禹其奮不顧身敢任大事似寇準其志在滅敵死而後已似諸

葛亮云事母至孝及出身為國離母七年為宣撫日始
迎養於閬中暨在相位始遣人迎於蜀彗星之見浚將
論時事恐為母憂其母見浚瘠問故具以告母誦其父
對策之語曰臣寧言而死於斧鉞不忍不言以負陛下
浚意乃决母喪浚踰六十哀毁不自勝於兄浞友弟尤
至教養其子如已子置義莊以贍其族及其母族昏喪
皆取給焉生無玩好視天下之物泊然無足以動其心
起居皆有常度在餘干未疾之前温恭朝夕無一毫倦

息意浚之學一本天地尤深於易春秋論語孟子奏議務旦明不為虛辭口占成文不易一字有紹興奏議隆興奏議各十卷論語觧四卷易觧并雜說共十卷藏於家長子栻自有傳次子杓以才諝稱今為權兵部尚書知臨安府

張左司傳

張栻字敬夫父浚故右僕射魏國忠獻公也生有異質穎悟夙成浚愛之自幼常令在旁教以忠孝仁義之實

既長又命往從南岳胡宏講求程顥及頤之學宏告以孔門論仁之指栻黙然若有得者宏稱之曰聖門有人矣栻益自奮厲取友四方初造深遠卒歸乎平易篤實少以蔭補右承務郎辟宣撫司都督府書寫機宜文字除直秘閣是時今上新即位慨然以奮伐仇敵克復神州為已任浚起謫籍受重寄開府治戎參佐皆極一時之選而栻以藐然少年内贊密謀外參庶務幕府諸人皆自以為不及間以軍事入奏始得見於上即進言曰

陛下上念宗社之仇恥下閔中原之塗炭惕然於中而
思有以振之臣謂此心之發即天理也願益加省察而
稽古親賢以自輔無使其少息則今日之功可以必成
上異其言於是始定君臣之契已而浚辭位去湯思退
用事遂罷兵與敵和敵乘隙縱兵入淮甸中外大震然
廟堂猶主和議至敕諸將無得以兵向敵時浚已沒栻
不勝君親之念甫襄事即拜疏言吾與彼必不共戴天
之仇也異時朝廷雖嘗興縞素之師然旋遣玉帛之使

講和之念未忘於胸中故至誠惻怛之心無以感格乎
天人之際此所以事屢敗也今雖重為羣邪所誤以戚
國而名寖然亦安知非天以是開聖心哉謂宜深察此
理使吾胸中了然無纖芥之惑然後明詔中外公行賞
罰以决軍民之憤則人心悅士氣充而敵不難卻矣繼
今以往益堅此志誓不和專務自强雖折不撓使此心
純一貫徹上下則遲以歲月亦何功之不成哉疏入不
報服除久之劉珙薦於上上亦記其前論除知撫州未

上改嚴州入奏時宰相自任以恢復之説且謂栻素論當與已合數遣人致意栻不荅見上曰古先王所以建事立功無不如志者以其胷中之誠足以感格天人之心也今規畫雖勞而事功不立陛下試深察之日用之間念慮云為之際亦有私意之發以害吾胷中之誠者乎有則克而去之使吾中扃洞然無所間雜則見義必精守義必固天人之應將不待求而得矣且欲復中原之地當先有以得中原之心欲得中原之心當先有以

得吾民之心求所以得吾民之心者無他不盡其力不傷其財而已至郡問民疾苦首以丁鹽絹錢太重爲請得蠲是歲之半明年名爲吏部員外郎兼權起居郎時宰相謂敵衰可圖建遣泛使往請陵寢士夫有憂其無備而名敵者皆斥去之於是栻入見上上曰卿知敵中事乎栻對曰臣不知也上曰彼中饑饉連年盜賊四起栻又對曰彼中之事臣雖不知然境内之事則知之既詳矣上曰何事栻遂言曰臣竊見比年諸道亦多水旱

民貧日甚而國家兵弱財匱官吏誕謾不足賴正使彼

實可圖臣懼我之未足以圖乎彼也上為黙然械因出

所奏疏曰臣竊謂陵寢隔絶言之至痛然今未能奉辭

以討之又不能正名以絶之乃欲卑詞厚禮以求於彼

則於大義為已乖而度之事勢我亦未有必勝之形夫

必勝之形當在於早正素定之時而不在於兩陳决機

之日今日但當下哀痛之詔明復仇之義顯絶金人不

與通使然後脩德立政用賢養民選將帥練甲兵以内

脩外攘進戰退守之事通而為一且必治其實而不為虛文則必勝之形隱然可見矣上為之改容歎息以為前未始聞此論也上因面諭當以為講官冀時得晤語廟堂用史正志為發運使名為均輸實盡奪州縣財賦遠近騷然栻因為上切言之上曰正志以為今但取之諸郡非取之於民對曰今日州郡財賦大抵無餘若取之不已而經用有闕則不過巧為之名以取之於民耳上聞之矍然顧栻曰論此事者多矣未有能及此者如

卿言是朕假手於發運使以病吾民也旋閱其實果如

栻言即詔罷之兼侍講除左司員外郎因講詩至葛覃

進說治生於敬畏亂起於驕淫使為國者每念稼穡之

勞而其后妃不忘織紝之事則心之不存者寡矣周之

先后勤儉如此而其後世猶有休蠶織而為厲階者興

亡之效於此可見因推廣其言上以陳祖宗自家刑國

之懿下以斥今日興利擾民之害上歎曰此王安石所

謂人言不足卹者所以誤國知閤門事張說除僉書樞

密院事栻夜草手疏極言其不可旦詣宰相責之語甚切宰相慚憤不能堪而上獨不以爲忤親札疏尾付宰相使諭指栻後奏曰文武誠不可偏然今欲右武以均二柄而所用乃得如此之人非惟不足以服文吏之心正恐反激武臣之怒於是上意亦感悟命得中寢明年乃出栻知袁州而申說前命於是中外誼譁而說後竟謫死云栻在朝未期而名對六七栻感激上非常之遇知無不言大抵皆脩身務學畏天卹民抑僥倖屏讒諛

之意宰相益憚之從臣有忌之者而近倖尤不悅遂合中外之力以排去之栻退居長沙待次三年淳熙改元上復念栻詔除舊職改知靜江府俾經畧安撫廣南西路廣西去朝廷絶遠土曠民貧常賦不支異時諸州以漕司錢運鹽鬻之而以其息什四為州用故州粗給而民無加賦其後漕司又取其半州既不能盡運而漕司又以歲之常責其虛息於是官高其估抑賣於民而公私兩病矣栻奏以鹽息什三予諸郡又因兼攝漕事出

其所積緡錢四十萬而十分之一為諸倉煮鹽之本一為諸州運鹽之費請立法自今漕司敢有多取諸州輒行抑賣者論以為違制敢有資宴飲供問遺者論以贓詺從之所統州二十有五荒殘多盜徼外羣蠻尚仇殺喜侵掠間亦入塞為暴而州兵皆脆惰又乏廪給死亡不補鄉有保伍名存實亡邕管斗入蠻中最重地而戍兵不能千人獨恃左右洞洞丁十餘萬為藩蔽而吏部以資格注提舉巡檢官初不擇人栻乃簡閱州兵汰冗

補闕籍諸州縣卒伉健者為効用令新兵椎鋒等軍日習月按悉禁他役視諸司州有兵食不足軍實不治者吏斥漕司鹽本羡錢以佐之申嚴保伍之令而信其賞罰知流人沙世堅才勇喻以討賊自効所捕斬前後以十百數又奏乞選辟邕州提舉巡檢官以撫洞丁傳令溪洞酋豪喻以弭怨睦隣毋相殺掠立之恩信謹其禁防示以刑制於是內寧外服幕府無南御之慮朝廷買馬橫山歲久弊滋邊氓告病而馬不時至至者多道死

栻究其利病得六十餘條如邕守上邉則瀕江有置船之擾綱馬在道則所過有執卒之勞其或道死則折賫其田省奏華之其他奸弊細碎皆究其根穴事爲之防諸蠻感悅爭以其善馬來歲額先辦馬無滯留亦無道死者上聞栻治行且未嘗叙年勞乃詔特轉承事郎直寳文閣再任五年除秘閣修撰荆湖北路轉運副使改知江陵府安撫本路湖北尤多盜而府縣往往縱釋以病良民栻入境首劾大吏之縱賊者罷之捕奸民之舍

賊者斬之羣盜遁去栻又益為教條喻以利害俾之革心開其黨與得相捕告以除罪於是一路肅清郡瀕邊屯軍主將每與帥守不相下帥守所將獨神勁親兵親勇民兵栻既以禮遇諸將得其驩心而又加卹士伍于是將士感悅每按親兵必使與大軍雜試均犒以相激厲修義勇法使從縣道階級農隙肄武大閱於府面加慰諭勉以忠勇隊長有功奏補官戎政日脩士心感奮有言於朝請盡籍客戶為義勇者栻慮其擾亟閱民籍

家三人者乃籍其一爲義勇副軍别置總首人給一弩俾家習之三歲一遣官就按他悉無有所與辰沅諸州自政和間奪民田以募游惰號刀弩手械爲奏去其病民罔上者數條並準奸民出塞爲盜法皆抵死異時置而弗治至是捕得數人乃有北亡奴在械曰朝廷未能正名討賊疆埸之事毋曲在我命斬之以狥於境而縛其亡奴歸之北人歎其理直且曰南朝人有信陽守劉大辯怙勢希賞廣招流民而奪見户熟田以與之請於

朝以熱為荒乞授流民事下本道施行如章栻劾大辯詐諼凶虐所招流民不滿百數而虛奏十倍請論其罪不報章累上大辯易他郡蓋宰相忌栻者沮之云栻自以不得其職數求去不得尋以病請祠以栻為右文殿修撰提舉武夷山冲佑觀未拜命而卒病且死手疏勸上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已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以清四海以固丕圖天下誦之年四十有八上深悼之四方賢士大夫往往出涕相弔而江陵靜江之民皆哭

之袁栻為人坦蕩明白表裏洞然詣理精信道篤樂於
聞過勇於從義奮力明決無毫髮滯吝意所至郡必葺
其學校暇日名諸生與之講學不倦民以事至廷中者
必隨事教以孝悌忠信至於昏喪之法風俗之弊具為
條教擇耆艾為鄉老授之夏楚使以條教訓其子弟不
變然後言之有司廣西刑獄使者陸濟之子棄家為浮
屠父死不奔喪為移諸路俾執以付其家官吏有犯名
教者皆斥遣甚者或奏劾抵罪尤惡世俗鬼神老佛之

說所至必屏絕之毀淫祠前後百數至社稷山川古先聖賢之祠奉則兢兢焉其水旱禱祠無不應者所著論語洙泗言仁諸葛武侯傳皆成書其他如詩書孟子太極圖說經世編年皆未及更定云栻之言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義者本心之所當為也有為而為則皆人欲非天理此栻講學所得之要也子焯承奉郎早卒

李侍郎傳

李椿字壽翁洺州永年縣人父升進士起家以廉正稱

靖康之難汴都不守敵大掠升護其父泰以背受刀與其長子相繼卒椿殯三喪侍後母張避地遡湘踰嶺備嘗艱窘用父遺澤補官初調潭州衡山縣尉丁母憂服除調桂陽監司理叅軍臨武寇作求盜者禽致三十九人鞫之才六人抵死又誣為官軍鄉道者父子三人通冦釋之調衡州軍事判官郡守陳正同怒永民張臣泗誣以死刑椿鞫其獄竟直之再調寧國軍節度推官豪民執偽券奪陳氏田陳父子斃於獄妻又將斃椿辨偽

取田歸陳氏完顏亮將渝平亟白守宣近江宜為備因為經理繕城池葺軍械料民兵宣恃以無恐張浚節制兩淮軍馬辟充準備差遣浚拜宣撫使又拜都督連辟椿為屬是時賓贊之盛皆一時選至經營兩淮形勢事宜綏流民布屯戍察軍情相視山水險要涉歷周遍規度精密皆椿力也癸未之春將臣有以北討之議聞者下其議督府椿方奉檄至巢亟移書浚之子栻言藩障不固儲備不豐將多而非才兵弱而未練節制未允議

論未定彼逸我勞雖得地必不守未可動也歸至合淝
師已行矣復致書於浚言大將勇而無謀願授成筭俾
進退毋損威重後皆如椿言是冬浚入覲事少異椿勸
之去來年春浚出視師小人之黨已勝浚跡甚危而浚
自以宗臣任天下之重誓當捐軀死而後已椿又連書
趣之去初椿得監登聞鼓院在職數月有所不樂請通
判廉州未赴名對除知鄂州至鄂首行墾田復户數千
曠土大開軍民有爭一裁以法主將忻服以治理聞移

廣南西提點刑獄治前使者未竟之獄縱釋數十百人
盛夏行部厲毒弗避牢戶屢問人人謼悉退閱文牘一
夕千紙癈發運司所復昭州金坑禁瓊管任者買土物
復移荆湖北路轉運判官許奏事行及近甸屬時宰方
謀逐正人逆忌公促使道之部抵鄂會歲大祲官強配
民備米賑糶民爭於糶而官下其估商舟不至米益湧
貴椿損強配之數而不抑其直未幾四方之米輻輳賤
十之三漕計之數常賦有定數乃有歲糴代發之米凋

殘未盡復乃有增起二分之錢椿奏乞蠲其額寬其期
又楮劵壅滯請通以錢官糴侵民請從市直監司行部
多從吏卒擾州縣椿單車以行不將一葦所至之州就
取吏卒以為使令又前戒吏具所當問事各條例為
籍按之以問無復相通為奸攜私錢自給一不受餉
名為吏部員外郎頃之因議郊赦有蠻人讐殺並與釋
罪者椿白執政曰此椿在廣西因李棫事一時有請耳
非可常行也當誅執政愧謝曰都司無人除樞密院檢

詳諸房文字時張說僉事樞密會小吏有持南丹州莫酋表求自宜州市馬者因說以聞椿白說邕遠宜近宮非不知也故遏之者豈無意哉莫氏方横柰何導之以中國地里之近請治小臣引致邊事之罪說又建議募民為兵以所募多寡之數立為賞罰之格以勸沮州郡椿白說贑吉撫潭江等州俗勁悍募之易也湖北瀕蠻京西淮南凋敝恐有以捕為募者必驚擾請毋限額積兩事忤說語人曰吾乃無一可耶椿不自安騍請補外

上疑之以問執政參知政事鄭聞以實奏聞上令諭以安職未幾説罷遷左司員外郎兼權檢正深疾吏姦每裁正之輪對言三衙諸衛沿江蜀漢之兵有用之兵也當益者也諸州將兵禁廂兵無用之兵也當銷者也然銷之有道死亡勿補二十年之後無復無用之兵也異時寧以松江蜀漢之兵分屯諸司州可也又言穀帛本也錢末也令穀帛之説變而為錢此穀帛所以愈輕而錢愈重民何自而不貧願正賦法更禄令多畀之以穀帛

而寡畀之以錢請補外除直龍圖閣知隆興府江南西路安撫使改荆湖南路轉運副使又改都大提舉四川茶馬俄復歸湖南建請減桂陽軍月樁錢歲萬二千緡損民税折銀之直免戶部配鬻乳香衡嶽廟火樁言廟㳺火天實厭其非制請除壇以祭而不屋毋違典禮毋煩財力不報茶寇作帥臣逃樁被旨權湖南安撫時江西兵已集寇勢窘謀復乘虛徑湖南擣嶺外公當敗衂之餘兵僃軍弱遣一將數百人捍禦於攸茶陵安仁㮕

桂陽之境指授合事宜寇卒不能再至事平請之於朝
歲分兵以戍湘陰平江益陽龍陽産茶之地旋名歸首
言軍政之敝曰近者鄂渚大軍二千捕茶寇數百亡失
過半小寇尚爾如遇大敵何上乃得盡聞外間軍事除
司農卿椿㑹大農歲用米百七十萬斛而省倉見米僅
支一月或兩月歎曰真國非其國矣力請歲儲二百萬
斛以為一年之蓄又請自南庫給錢以為糴之資又請
糴洪吉潭衡軍食之米僅鄂商之舟運取江西湖南北

寄積之米自三總領所迭輸中都又言制國之用者曰今倉庾所用一月營一月之粟帑藏所給一旬貸一旬之錢而米有豐儲倉之積錢有南上庫之積所謂積者本非有餘也移東就西耳而朝廷之與戸部遂分彼此告借之與索償有同市道此陽城所以惡裴延齡者願懲佞臣之欺革而正之皆不果用臨安擇守椿在議中叅知政事李彦穎曰李椿于人無委曲者上曰正欲得如此人遂兼權臨安府興時守臣走權門奉約束民事

一付吏椿身親文牒簿書不避沽繁寡弱得伸權貴屏息私謁不至故事府有中人承受公事守至必謁椿弗謁怒因諭上旨故遷延以相沮傷椿白廟堂無所用承受德壽宫遣内人四輩鞫火事實甲遺燼而誣乙一問得情市有火近大閹之舍怒捽者不專遣兩親卒至府庭趣讙椿奏下兩卒大理大理觀望復逮府吏卒椿即委府職于其貳而自劾有　旨杖兩卒釋府吏卒杭僧跌蕩憑藉松守數百間因有奸事椿悉取其字以舍中

都官旋鮮府事椿在府止三月云因轉對言易二五剛柔之義曰以九居五以六居二位當之卦十有六宜無不利而辭多艱以六居五以九居二位不當之卦十有六宜有悔咎而辭多吉蓋君以剛健為體以虛中為用臣以柔順為體以剛中為用用剛用虛中以行其剛健臣以柔順為體以剛中為用剛中以守其柔順今陛下得虛中之道以行其剛健之德矣未見有剛中以守其柔順之臣臨九二未順命者剛中之臣也遡六二固志者柔順之臣也願觀象玩辭取

九二剛中之臣或未即順命究其義而無虧則信而順之察六二柔順之臣或挾情固位而無執守則疎而遠之執政滋不悅久之求去除江南西路轉運副使還前職及辭行上曰卿未可以遠去改知婺州進職秘閣脩撰初至訟牒日五百久之猶二百率閱竟乃退食償戶部積負二十萬緡詔衢婺市皮角若干而筋居五千觔椿奏一牛之筋四兩是屠二萬牛也上為收前詔除吏部侍郎言民貧多盜非國之便願令有司各疏冗食之

可省者監司疏一路守臣疏一州上于朝議而省之便上善其言委椿疏婺州事上之椿為吏部請薦舉陞改奏狀限半年而達以革欺奪選人酬賞許後收用以勸勞效户部酒庫監官不許辟舉以公銓選秀邸館客周荃時注湖州户掾椿言荃未銓試且衝待次人闕選法奏改員外置不預事屬上親慮因命椿與張掄叙因徒掄官詠宣使奏牘欲列名椿右椿不可白丞相丞相令先掄椿退謂權要恃恩不足怪廟堂曲狥為可畏因奏言

臣固知承宣使序權侍郎之上但使事以閤門副侍郎耳所被旨臣名實在上不可不正章未達而事聞掄亟罷是時上獨攬機務羣臣媮免椿言天下國家譬之一身君為元首而在上臣為支體而在下故有腹心之臣股肱之臣手足爪牙之臣耳目口舌之臣易經八卦亦曰乾為君為首坤為臣為腹六子為足為股為耳為目為手為口令則陛下焦勞於上百官逸豫於下號令未允輿議則曰出自於上意除受不厭衆望則曰命由中

出大臣不弼侍從不規給舍不駁臺諫不論是人君獨任一身之責也願體乾剛健委任責成使腹心股肱手足爪牙耳目口舌之臣各盡其職侍衛司兵因競而碎僧寺新補軍頭乘忿而剽都市朝廷欲不深治椿舉張皇之事為戒言官彈劾不勝去職所從風聞者坐黥隸椿言非置臺諫為耳目之本意軍中結邏者以揺主將擿𪫺椿請嚴階級之法又極言闇者之盛曰自古宦官之盛衰係有國之存亡其盛也始則人畏之甚則人惡

之極則羣起而攻漢唐勿論靖康明受之禍未遠今畏之矣未甚惡也有以裁制之不使至極則國家免于昔日之患宦官亦保其富貴願官置蠶室而限其數復祖宗之制官高者補外又門禁宮戒之外勿使干預人材政事又嚴士大夫兵將官與之交通之禁上聞之靖康明受之事嚬顣久之曰朕幼亦聞此納疏袖中最後復爲上極言邊備以奕爲喻曰敵有強弱猶奕之有優劣奕固以優劣爲勝負而又論先後焉此易之所以貴乎

豫今春敵加無禮于吾吾之所以備之不可不豫歷疏保淮之地有八曰楚曰盱眙曰昭信曰濠曰渦口曰花靨曰正陽曰光保江之地有四曰高郵曰六合曰巢湖口曰北狹關若保淮之計今之事力或未能及則保江之計在所必守其事急而勢迫如此又襄陽宜屯一軍應城以為近援又荆南屯軍宜徙江之南以備吕蒙取關羽之故智又論瓜梁濡須之形便上貞與往復商畧椿以病賜告請奉祠弗許既朝見竭力請甚哀上察其

誠惻然許之除集英殿修撰知寧國府改知太平府將
發賜尚方珍劑當塗逼采石為重地工意屬以一面樁
請有機密章奏願從通進司以聞皆從之既至力圖上
流之備工言州管禁軍舊籍二千七百而羸今裁一千
一百而縮 闕 若簡橫江水軍千人選將練習緩
急列艦以直裕溪上可以援東關濡須下可以應采石
又言采石水軍舟多卒少欲以步卒之半為水戰之用
或擇利而進則舍舟登岸不專采石之備而為往來巢

湖必保濡須之計又言沿江津渡宜隸南岸時和州利其商船開支港首尾屬之江椿曰是自險天險也奏之朝上亟遣塞之居歲餘年六十九即請老歸上初惜其去章三上乃以敷文閣待制致仕越再歲值湖南諸帥兵役之後思有以鎮安之上念椿以為重厚遂落致仕進顯謨閣待制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撫使再辭不得請乃强起至亡幾何悴者蘇疑者釋復如盛時矣朝廷下府議復稅酒椿定其議府貰民物積不償者椿至一錢

悉償之斗酒十錢亦不妄用故人賓客助以私財縣
有羨賦州竭取之縣以不可爲椿歸其半民事必躬剖
決如縣令然歲旱振廩勸分下一紙之令而定蠲租十
一萬給常平米二萬糶又數萬民免流徙前守創新軍
曰飛虎譁議未息椿曰長沙鎭壓蠻傜控扼湖嶺二十
年間至三乞師可無一軍且以費縣官四十三萬緡何
可廢也亦在馭之而已椿善遇其將而責之訓厲俄而
技擊精紀律明隱然爲强軍異論帖息矣上説進其將

一官郴故多盜而又厚賦民輸田租率一斛官取倍之又八斗椿曰何自弭盜請損之令為二斛而減其一斗焉民稍寬未滿歲請復致其仕有詔曰不可聽又三上言極危苦乃進敷文閣直學士致仕年七十有三椿年三十始學易有得不著訓傳或先儒未言則述之在臨安奉上詔擇靈隱寺主僧椿俶於上曰願崇九五之道正人倫之本毋鬻度僧牒撤無名佛屋漸汰游惰歸之農業椿莊重簡淡巍然有守泊然無欲而其中則夷易平

直廉不異衆介不絶物不比權貴亦非矯厲每曰不幸
值要人亦忌而敬之故上常亟稱其樸直云椿嘗議渡
江以來茶法之敝謂官執空劵市之園戶州縣歲額配
之於民卒有賴文政之寇請更法初廣西鹽法官自鬻
之後改鈔法漕計大窘乃晝一路田租之米二十二萬
斛令民折而輸錢至五倍其估米升為錢二十餘州吏
禄兵稍無以給則又損其估以市米於民曰和糴曰招
糴民愈病久之鈔弗售者三年椿請改法從舊除民折

苗和糴抬糴官民俱便椿初在漢府即有兩淮屯田之策欲令兵民雜畊以楚泗滁濠之田給鎮江之軍廬壽無為之田給建康之軍光黄之田給江池之軍襄郢安隨之田給襄郢之軍俾之自畊自收其利軍分為二歲迭耕焉庶幾地利闢邉儲廣軍事足乾道之初渡江四十年矣比來諸軍率老且病於是立法汰去養之諸州然廩不時給諸州已困新軍未戰而舊人已空椿言已汰者宜善視之毋使失職未汰者可勿汰毋給全廩其

子弟不顧湟者以為闕　毋失疆壯可以收士卒之心
兗州郡之力壯軍伍之勢又言中原歸者待之宜有別
若河朔起事摧敗而來者山東旱蝗流徙而來者敵兵
入寇避死而來者與大將通約先後而來者皆吾赤子
其優之宜也亦或可用也然優之之恩厚於正軍以息
我舊人不可也薄於降敵以怒仗義來歸者亦不可也
至於遼東逃而來者符離降而來者蓋讐敵之餘孽也
貸其生足矣宜悉置之江上諸軍下者分配部伍之後

高者假以添置軍職之名勿散之州郡勿屬之軍馬勿令出入於禁衛可也男二人毅夫正夫椿居官儉而法官屬不入中門家人不用公家供張始至有新帟幕必撤而藏之以須迎新去之日不私一物餽餉非律令所應受者率歸之公帑素篤風誼同僚李受死有女棄民間贖而育之嫁之云

誠齋集卷一百十六

誠齋集卷一百十七

宋 楊萬里 撰

傳

蔣彦回傳

蔣彦回名湋零陵人少入太學不遇嘆曰士必富貴乃得志耶棄而歸市書數千卷閣以藏焉築圃植花木葺亭榭以讀書其間未幾圃産玉芝遂以名山谷黄先生

貶宜州過而賦之彦回日從之游藏弆其文字詩畫二百餘紙山谷亦樂為之作實崇寧三年三月也明年九月山谷病革彦回往見山谷大喜握手曰吾身後非彦回誰付乃盡出所著書曰惟所欲取彦回乃不私片紙山谷卒為買棺以斂以錢二十萬具舟送歸雙井云道鄉鄒先生謫永彦回復從游歡甚已道鄉徙有昭州之命留其家於太平寺後以居乃行彦回實經紀之同其患難而周其乏困道鄉率月致二書以謝蓋深德之其

後北歸臨別之詩可見矣嗟夫士窮乃見節義此韓退之為久故之交而言也若彥回之於二先生秦越也非有平生之素而能嚮慕乎二先生之風既賢也已况二先生當蛟蛇熊豹狉狉摇牙之鄉賔客落而朋友缺淹汩阨塞於荒遠寂寞之地望風而憎無仇而擠者滔滔也而彥回至於死生之際而不變此古之賢且仁者族且親者恩且舊者猶或難焉彥回能之可不謂賢矣哉予來丞邑訪其所謂玉芝園者但見荒煙埜草而已問

其子則觀言者在老矣顧其家貧甚觀言居之淡如也其猶有彦回之風與問彦回之遺事所言云爾其人頎朴而無純緣其言可信也且出道鄉之翰墨七篇讀之使人三嘆而恨不出乎具時又曰山谷美丈夫也今畫者莫之肖觀言年十五在旁見其喜為人作字及留題於吾鄉人士日持練素以往几上如積忽得意一掃千字一日訪陶豫豫置酒且令人汛除其堂之壁先生曰何為者豫離立而請曰敢匄一字為寵光先生曰諾酒

半酣起索筆大書下語驚坐今亡矣且忘其詞又曰道鄉對人寡言終日拱手不下帶其莊敬如此又曰先君子有文集若干卷頃大盜孔彦舟屠城寸紙不遺餘矣予太息而為之傳

豆盧子柔傳

豆盧子柔者名鼒子柔其字也世居外黄祖仲叔秦末大旱兵起仲叔從楚懷王為治粟都尉楚師不飢仲叔之功父劫自少已徂豆於漢庭諸公間武帝時西域浮

圖達摩者來䱐聞之往師事焉達摩曰子能澡神慮脫
膚學以從我乎䱐退而三沐易衣刮露牙角剖析誠心
而後再見達摩達摩欲試其所蘊之新故於是與之周
旋議論千變萬轉而䱐純素自將寫之不滯承之有統
凝而謹焉粹然如玉池達摩大悅曰吾師所謂醍醐酥
酪子近之矣因薦之上曰臣竊見外黄布衣豆盧䱐絜
白粹美淡然於世味有古太羹玄酒之風惟陛下盍嘗
試之詩不云乎不素餐兮䱐有焉時上方急邊功曰焉

用腐儒元鼎中鮒上書請以白衣從煮棗侯博望侯出塞上戲鮒曰卿從煮耶將博焉鮒曰臣愚雖不足以充近侍執事然熟游於煮博二子間未嘗焚煎向啓頗得出入將部斥言條白未必語言無味也上曰前言戲之耳若卿白面書生諸將豈肯置卿齒牙間哉遂拜大官令時上篤信祠祀詔鮒與名儒公羊高魚豢同賓雞之祠鮒雅不喜羊魚二子曰二子肉食者鄙殆將汙我不得已同盤而食深恥之頃之祠甘泉齋居竹宮屏葷酒

獨名鮒鮒奏曰臣麗才不足以辱金口嘉納臣友人汝南牛氏子瞉音如鬬於菟之瞉柔而美願舉以自代上曰牛氏子美則美矣而其言孔甘朕不嗜也是夕鮒有所獻上納之意甚開爽夜半上思鮒所獻覺肝脾間嚴冷名鮒問曰卿所言嘗多與姜子牙輩熟議耶鮒曰臣適呼子牙而未至上曰卿幾誤朕腹心乃罷鮒名鮒子二人夜拜其長為溫衛侯次為平衛侯自是絕不名鮒鮒深自悲酸發於詞氣而公羊高等得志惡鮒異已因譛於上

曰豆盧鮒所謂人焉廋哉者也鮒遂抱甕隱於滁山莫知其所終太史公曰豆盧氏在漢未顯也至後魏始有聞而唐之名士有曰欽望者豈其苗裔耶鮒以白衣遭遇武皇帝亦奇矣然因浮圖以進君子不齒也

敬侏儒傳

敬侏儒者名子一字承登以字行徂徠人也祖伯松長身碧鬚鬛甲如龍時人許其有棟梁之用伯松不樂也遯於徂徠山譙郡人有採藥至山者見伯松悅之久之

譙郡人謂伯松曰聞君長子元明者未娶吾有隣女善夜績者願為執柯可乎伯松拒之不得免焉未幾伯松得軟脚疾中風卒子元明竟隨譙郡人去次子叔材即承登之父也叔材因從公輸子奉使僬僥國樂而家焉娶胡婦生承登長二尺叔材怒曰我兒亦僬僥耶其妻笑曰所謂甥多似舅後攜承登歸徂徠市時漢元光二年里人見承登莫不大笑承登曰吾身雖短而心甚長因發憤力學終夜不寢雖鑿壁囊螢之勤不過也數年

大明經籍言之烱然如明星焉武帝乃求賢良徂徠推
上承登上暮召見其侏儒心輕之乃親策於庭問三登
太平之治何修臻此承登對策其畧曰臣之學所謂一
燈明滅者何足以奉大對雖然螢爝尚足裨日月帝默
竄而異焉因與語問漢家火德終始承登奏曰臣木強
然嘗鬬火在木上云云上喜不覺夜半前席遂登科甲
遷登州太守辟公孫丞相丞相夜見之東閣承登故人
茅大心麻子游陶釭皆在坐承登遂頂戴三子而白丞

相曰鄙人淺短主上以侏儒倡優畜之誤蒙相君燭其
寸長然鄙人之學所為借明於三子者丞相遂留四人
於東閤後一夕丞相名問攘匈奴之策承登獻三足計
曰足兵食士丞相大悦因嘲承登曰吾聞日烏三足君
而亦有三足耶上内興祠祀外事四裔國家多事丞相
終日在中書治事不暇與承登游夜歸讀春秋府吏散
獨留四人者同一書几承登尤愛幸丞相每曰微承登
則茅氏麻氏陶氏三子者能未隊於地乎三子亦曰唯

唯後丞相稍倦於學而將作大匠者嫉承登之寵因諷
丞相曰昨見東方生言於上云公孫某暗於知人而以
敬侏儒為上客臣朔飢欲死侏儒飽欲死丞相其戒之
丞相默然將作大匠因薦承登同姓敬子長丞相自是
親子長而稍疎承登矣子長身八尺孅言甚佞又善照
知丞相娛樂之意而曲從之且又有內援丞相久不見
承登一日因子長在後堂為長夜之飲偶念承登寥寂
召之既至承登精采昏慘而面目垢汚又冠一小圜帽

狀如仰盂丞相侍姬皆掩口笑不已承登因發怒駡丞相曰人言齊人多詐果然以今夕之荒淫知前日清秋雨霽相親於書卷簡編者皆僞也丞相大怒命老卒曳出牆角太史公曰公孫丞相開東閣以延天下英俊之士韞韣而歌承登爲工客每至則一坐皆起亦可謂能不以貌取人矣卒以子長跡而棄之相業之不終有以也夫雖然承登之賢難以遇而子長之佞易于合不惟易于合也合則不可去也所從來古矣士君子之學而

仕未始不與豖登遊者然吾見其初而已至一惑于子長則往而不返者萬水一波也亦何以譏公孫爲哉

劉國禮傳

余故人劉琥守國禮武臣也始余爲永州零陵丞國禮監户部贍軍酒庫居相近情相好也及余在朝列而國禮調臨安府璟寨官居無以自食家于湖州新市一日來謁予求薦于當塗士大夫予無以塞也獨念湖州太守薛士龍名季宣者與余最厚因以書薦之謂國禮之

才于劇繁無所不可為薛信焉任焉遂知焉薛侯既死國禮無所于歸久之臨安官期既至國禮之官適與余並舍每言及薛侯國禮未嘗不泣也夫世之相與利焉而已矣曰義焉者非性焉則學非學焉則偽國禮武夫未嘗學也則偽與貌可偽泣不可偽也其性與吾不知之矣並居一年余以守臨漳而去焉國禮留也余行國禮追送余于龍山白蟾寺載酒勞余下及僮僕當世之賢人君子與余為道義之交者何數也彼獨曰利之云

乎至是前日所謂道義之交者漠然矣而國禮獨如此何也及其別國禮又泣謂其泣偽乎施之予則可施之薛侯夫亦偽為乎哉後三年余守常州與國禮所居新市不遠欲問其消息未能也余子壽仁試南宮問之故居之隣鄭緼者則曰噫國禮死矣問其家則曰其妻執節而不嫁顧嘗鬻屨于門以撫育其子曰永哥者今居某市某舍也不惟其妻不嫁也其妾六人者皆不嫁也壽仁既歸為余言國禮事余于是泣且歎曰國禮家事

余知之其妻江氏故倡也永哥者永某氏子也國禮夫婦育以為己子而所謂六妾者江氏馭之極慘今國禮既死其妻若子若妾宜其散而莫之聯也則聯而莫散也不亦懿乎大抵人之情鬬倡之名則掩鼻焉鬬非己之子則異心焉鬬其主母馭其妾不以入理則懟發焉使是三人者而居焉而無主翁以綱之焉欲其不渙然離也難哉而國禮之死其家妻子若妾乃能相恩相維甚于國禮之未死可敬不可敬也今士大夫往往朝死

而其妻夕去之矣有不愧于國禮之妻者乎不惟有愧于國禮之妻也有不愧于國禮之妾者乎不惟士大夫之妻而已也士大夫立人之朝食人之祿社稷之臣曰吾死社稷封疆之臣曰吾死封疆及一旦有急有不愧于國禮之妾者乎不惟有愧于國禮之妻也有不愧于國禮之妾者乎余既以告壽仁因使書之不使其不傳焉

李台州傳

李台州名宗質字某北人不知何郡邑母展婆也生宗質而罹靖康之亂子母相失宗質以父蔭既長仕所至必求母不得因家司馬季思官蜀宗質曰吾求母東南無之必也蜀乎從之西舟所經過州若縣若村市必登岸徧其地大聲號呼曰展婆展婆至暮哭而歸不食司馬家人哀之必寬譬之乃飲泣强食季思秩滿東下所經復然竟不得至荆州復然日旦夕號呼嗌痛氣憊小憩一茗肆垂涕坐頃之一乞媪至前揖曰官人與我一

文兩文宗質起揖之坐禮以客主既飲茗問其里若姓嫗勃然怒曰官人能與我幾文錢何遽問我姓名我非乞人也宗質起敬謝曰某惶恐上忤阿婆願霽怒試言之何害恐或鄉鄰或親族也某倒囊錢為阿婆壽嫗喜曰老婆姓異甚不可言宗質力懇請忽曰吾姓展宗質躍然喜抱之大哭曰夫人吾母也嫗曰官人勿誤吾兒有驗右腋有紫痣其大如杯宗質拜曰然右袒示之于是母子相持而哭觀者數十百人皆歎息泣不已宗質

負其母以歸李思與家人子亦泣自是奉板輿孝養者十餘年母以高年而終宗質亦白首矣宗質乾道庚寅為洪倅時予為奉新縣令屢謁之不知其子母間也明年予官中都宗質造朝除知台州朝士云李台州曾覿姻家也覿無子子台州之子予一見不敢問也亦未知其孝後十七年台州既沒予與丞相京公同為宰掾談間公為予言李台州母子事予生八年喪先太夫人終身飲恨聞之泣不能止感而為之傳焉贊曰孔子曰孝

弟之至通于神明若李台州生而不知母壯而知求母求母而不得不得而不憐徧天下之半老而乃得之昔東坡先生頌朱壽昌至今咏歌以為美談若李台州其事與壽昌豈異也玆不謂之至孝通于神明乎非至孝而奚通神明非通神明而奚得母予每為士大夫言之聞者必泣人誰無母有母誰無是心哉彼有未嘗失母而有母不待求母而母存或忽而不敬或悖而不愛者獨何心與

乾隆御覽之寶

誠齋集卷一百十七